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第九十一回 死裡生千金認張立 苦中樂小俠服史雲

且說假小姐聞聽邵公此問，便將身體多病、奉父母之命、前往唐縣就醫養病的話，說了一遍。邵老爺道：「這就是令尊的不是了。你一個閨中弱質，如何就叫奶奶帶領去赴唐縣呢？」假小姐連忙答道：「平素時常往來。不想此次船家不良，也是姪女命運不濟。」邵老爺道：「理宜將姪女送回，奈因欽限緊急，難以遲緩。與其上唐縣，何不隨老夫到長沙，現有老荊同你幾個姊妹，頗不寂寞。待你病體好時，我再寫信與令尊，不知姪女意下如何？」假小姐道：「既承叔父憐愛，姪女敢不從命。但不知孀母在於何處？待姪女拜見。」邵老爺滿心歡喜，連忙叫僕婦丫環攙著小姐，送到夫人船上。原來邵老爺有三個小姐，見了假小姐，無不歡喜。從此佳蕙就在邵老爺處將養身體。他原沒有什麼大病，不多幾日，也就好了。夫人也曾背地裡問過他，有了婆家沒有。他便答道：「自幼與施生結親。」夫人也悄悄告訴了老爺。自那日開船行到梅花灣的雙岔口，此處卻是兩條路：一股往東南，卻是上長沙；一股往東北，卻是綠鴨灘。且說綠鴨灘內有漁戶□三家，內中有一人年紀四旬開外，姓張名立，是個極其本分的，有個老伴兒李氏，老兩口兒無兒無女，每日捕魚為生。這日張老兒夜間撒下網去，往上一拉，覺得沉重，以為得了大魚，連喚：「媽媽，快來，快來！」李氏聽了，出來問道：「大哥，喚我做什麼？」（這老兩口子素來就是這等稱呼：男人管著女人叫媽媽，女人管著男人叫大哥。當初不知是怎麼論的，如今慣了，習以為常。）張立道：「媽媽幫我一幫，這個行貨子可不小。」李氏上前幫著拉上船來，將網打開，看時卻是一個女屍，還有竹窗一扇托定。張立連連叫道：「晦氣！晦氣！快些擲下水去。」李氏忙攔道：「大哥不要性急，待我摸摸，還有氣息沒有。豈不聞『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』嗎？」果然摸了摸，胸前兀的亂跳，說道：「還有氣息，快些控水。」李氏又舒掌揉胸。不多時清水流出不少，方才漸漸甦醒，哼哼出來。婆子又扶他坐起，略定神，方慢慢呼喚，細細問明來歷。

原來此女就是牡丹小姐。自落水之後，虧了竹窗托定，順水而下，不計裡數，漂流至此。自己心內明白，不肯說出真情，答言：「是唐縣宰的丫環，因要接金小姐去，手扶竹窗，貪看水面。不想竹窗掉落，自己隨窗落水，不知不覺漂流至此。請問媽媽貴姓？」李氏一一告訴明白，又悄悄合張立商量道：「你我半生無兒無女。我今看見此女生的□分俏麗，言語聰明，咱們何不將他認為女兒，將來豈不有靠麼？」張立道：「但憑媽媽區處。」李氏便對牡丹說了，牡丹連聲應允。李氏見牡丹應了，歡喜非常。登時疼女兒的心盛，也不願捕魚，急急催大哥快快回莊，好與女兒換衣服。張立撐開船，來到莊內。李氏攙著牡丹進了茅屋，找了一件乾淨衣服，叫小姐換了。本是珠圍翠繞，如今改了荊釵布裙。

李氏又尋找茶葉燒了開水，將茶葉放在鍋內，然後用瓢和弄個不了，方拿過碗來，擦抹淨了，吹開沫子，舀了半碗，擦了碗邊，遞與牡丹道：「我兒喝點熱水，暖暖寒氣。」牡丹見他慇懃，不忍違卻，連忙接過來，喝了幾口。又見他將葉掏出，從新刷了鍋，舀上一瓢水，找出小米麵，做了一碗熱騰騰的白水小米麵的疙瘩湯，端到小姐面前，放下一雙黃油四稜竹箸，一個白沙碟兒醃蘿蔔條兒。牡丹過意不去，端起碗來，喝了點兒，嘗著有些甜津津的，倒沒有別的味兒，於是就喝了半碗。咬了一點蘿蔔條兒，覺著紫口的鹹，連忙放下了。他因喝了半碗熱湯，登時將寒氣散出，滿面香汗如洗。婆子在旁看見，連忙掀起衣襟，輕輕給牡丹拂拭，更露出本來面目，鮮妍非常。婆子越瞧越愛，越愛越瞧，如獲至寶一般。又見張立進來問道：「閨女這時好些了？」牡丹道：「請爹爹放心。」張立聽小姐的聲音改換，不象先前微弱，而且活了不足五□歲，從來沒聽見有人叫他「爹爹」二字，如今聽了這一聲，彷彿成仙了道，醞釀灌頂，從心窩裡發出一股至性達天的樂來，哈哈大笑道：「媽媽，好一個閨女呀！」李氏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說罷，二人大笑不止。

此時天已發曉。李氏便合張立商議，說：「女兒在縣宰處，必是珍饈美味慣了，千萬不要委屈了他。你賣魚回來時，千萬買些好吃食回來。」張立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多秤些肥肉，再帶些豆腐白菜。你道好不好？」李氏道：「很好。就是如此。」

鄉下人不懂的珍饈，就知肥肉是好東西，若動了豆腐白菜便是開齋，這都是輕易不動的東西。其實所費幾何？他卻另有個算盤。他道有了好菜，必要多吃；既多吃，不但費菜，連飯也是費的。仔細算來，還是不吃好菜的好。如今他夫妻乍得了女兒，一來怕女兒受屈，二來又怕女兒笑話瞧不起，因此發著狠兒，才買肉買菜，調著樣兒收拾出來。牡丹不過星星點點的吃些就完了。

一來二去，人人納罕兒，說張老者老兩口兒想開了，無兒無女，天天弄嘴吃，就有搭訕過來聞聞香味的意思，遇巧就要嚐嚐。誰知到了屋內一看，見牀上坐著一位花枝招展、猶如月殿嫦娥、瑤池仙女似的一位姑娘，這一驚不小。各各追問起來，方知老夫妻得了義女，誰不歡喜，誰敢怠慢，登時傳揚開了。□二家漁戶俱各要前來賀喜。

其中有一人姓史名雲，會些武藝，且膽量過人，是個見義敢為的男子，因此這些漁人們皆器重他。凡遇大小事兒或是他出頭，或是與他相商。他若定了主意，這些漁戶們沒有不依的。如今要與張老兒賀喜，這三一群，五一伙，陸陸續續俱備找了他去，告訴他張老兒得女兒的情由。

史雲聽了，拍手大樂道：「張大哥為人誠實，忠厚有餘，如今得了女兒，將來必有好報。這是他老夫妻一片至誠所感。列位到此何事？」眾人道：「因要與他賀喜，故此我等特來計較。」史雲道：「很好。咱們莊中有了喜事，理應作賀。但只一件，你我俱是貧苦之人，家無隔宿之糧，誰是充足的呢。大家這一去，人也不少，豈不叫張大哥為難麼？既要與他賀喜，總要大家真樂方好。依我倒有個主意。咱們原是魚行生理，乃是本地風光。大家以三日為期，全要辛辛苦苦，奮勇捕了魚來，俱備交在我這裡出脫。該留下咱們吃的留下吃，該賣的賣了錢買調和沽酒，全有我呢。」又對一人道：「弟老的，這兩天你要常來。你到底認得幾個字，也拿的起筆來，有可以寫的需要幫著我記記方好。」原來這人姓李，滿口應承道：「我天天早來就是了。」史雲道：「更有一宗要緊的。是日大家去時，務必連桌凳俱要攜了去方好，不然，張大哥那裡，如何有這些凳子傢伙桌子呢？咱們到了那裡，大家動手，索性不用張大哥張羅，叫他夫妻安安穩穩樂一天。只算大家湊在一處，熱熱鬧鬧的吃喝一天就完了。別的送禮送物，皆是虛文，一概不用。眾位以為何如？」眾人聽罷，俱備歡喜道：「好極，好極！就是這樣吧。但只一件，其中有人口多的，有少的，這怎麼樣呢？」史雲道：「全有我呢，包管平允。誰也不能吃虧，誰也不能佔便宜。其實鄉里鄉親何在乎這上頭呢，然而辦事必得要公。大家就辛苦辛苦吧，我到張大哥那裡給他送信去。」眾人散了。

史雲便到了張立的家中，將此事說明，又見了牡丹果真是如花似玉的女子，快樂非常。張立便要張羅起事來。史雲道：「大哥不用操心，我已俱各辦妥。老兄就張羅下燒柴就是了，別的一概不用。」張立道：「我的賢弟，這個是不容易，如何張羅下燒柴就是了？」史雲道：「我都替老兄打算下了，樣樣俱全，就短柴火，別的全有了。我是再不撒謊的。」張立仍是半疑半信的，只得深深謝了。史雲執手回家去了。

眾漁人果然齊心努力，辦事容易的很。真是爭強賭勝，竟有出去二三□里地捕魚去的，也有帶了老婆孩兒去的，也有帶了弟男子姪去的。剛到了第二天，交到史雲處的魚蝦真就不少。史雲裁奪著，各家平均了，估量著夠用的，便告訴他等道：「某人某人交的多，明日不必交了。某人某人交的少，明日再找補些來。」他立刻找著行頭，公平交易，換了錢鈔，沽酒買菜，全送到張立家中，張立見了這些東西，又是歡喜，又是著急。歡喜的是得了女兒，如此風光體面，著急的是這些東西，可怎麼措置呢？」史雲笑道：「這有何難。我只問你，燒柴預備下了沒有？」張立道：「預備下了。你看，靠著籬笆那兩垛，可夠了麼？」史雲瞧了瞧道：「夠了，夠了。還用不了呢。燒柴既有，老兄你就不必管了。今夜五鼓咱們鄉親都來這裡，全是自己動手。你不用張羅，盡等著喝喜酒吧。」張立聽了，哈哈大笑道：「全仗賢弟分心，劣兄如何當得！」史雲笑道：「有甚要緊，一來給老兄賀喜，二來大家湊個熱鬧，暢快暢快，也算是咱們漁家樂了。」

正說間，只見有許多人扛著桌凳的，挑著傢伙的，背著大鍋的，又有倒換挑著調和的，還有合伙挑著菜蔬的，紛紛攘攘送來，老兒接迎不暇，登時放滿一院子。也就是綠鴨灘，若到別處，似這樣行人情的也就少兒的。全是史雲張羅幫忙。卻好李弟老的也來了，將東西點明記帳，一一收下。張老兒惟恐錯了，還要自己記了暗記兒。來一個史雲囑付一個，道：「鄉親，明日早到，不要遲了。千萬，千萬！」到黃昏時，俱已收齊，史雲方同李弟老的回去了。

次日四鼓時，史雲與李弟老的就來了。果是五鼓時，眾鄉親俱備來到。張老兒迎著道謝。史雲便分開腳色，誰挖灶燒火，誰做菜蔬，誰調座位，誰抱柴挑水，俱不用張立操一點心，樂的個老頭兒出來進去，這裡瞧瞧，那裡看看，猶如跳圈猴兒一般。一會兒又進屋內問媽媽道：「閨女吃了什麼沒有？」李氏道：「大哥不用你張羅，我與女兒自會調停。」張立猛見李氏，笑道：「哎呀！媽媽今日也高興了，竟自洗了臉，梳了頭。」李氏笑道：「什麼話呢。眾鄉親賀喜，我若黑臉烏嘴的，如何見人呢？你看我這頭還是女兒給我梳的呢。」張立道：「顯見得你有了女兒，就支使我那孩子梳頭。再過幾時，你吃飯還得女兒喂你呢。」李氏聽了，哼道：「呸！沒的瞎說白道的了。」張立笑吟吟的出去了。

不多時，天已大亮，陸陸續續四婦村姑俱各來了。李氏連忙迎出，彼此拂袖道喜道謝，又見了牡丹，一個個啞嘴吐舌，無不驚訝。牡丹到了此時，也只好接待應酬，略為施展，便哄的這些人歡喜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到了飯得之時，座兒業已調好。屋內是女眷，所有桌凳俱是齊全的，就是傢伙也是挑秀氣的。外面院子內是男客，也有高桌，也有矮座，大盤小碗，一概不拘。這全是史雲的調度，真真也難為他。大家不論親疏，以齒為序。我拿凳子，你拿傢伙，彼此嘻嘻哈哈，團團圍住，真是爽快。霎時杯盤狼藉。雖非佳餚美味，卻是鮮魚活蝦，葷素俱有，左添右換，以多為盛。大家先前慢飲，後來有些酒意，便呼臺喝六豁起拳來。

恰好史雲與張立豁拳。張立叫了個「七巧」，史雲叫了個「全來」。忽聽外面接聲道：「可巧俺也來了，可不是全來嗎？」史雲便仰面往外側聽。張立道：「聽他則甚？咱們且豁拳。」史雲道：「老兄且慢。你我三家俱各在此，外面誰敢答言？待我出去看來。」說罷，立起身來，啟柴扉一看，見是個年幼之人，背著包裹，正在那裡張望。史雲咄的一聲，道：「你這後生，窺探怎的？方才答言的，敢則是你麼？」年幼的道：「不敢，就是在下。因見你們飲酒熱鬧，不覺口內流涎，俺也要沽飲幾杯。」史雲道：「此處又非酒肆飯鋪，如何說『沽飲』二字？你妄自答言，俺也不計較於你，快些去吧。」說罷，剛要轉身，只見少年人一伸手將史雲拉住，道：「你說不是酒肆，如何有這些人聚飲？敢是你欺負我外鄉人麼！」史雲聽了，登時喝道：「你這小廝好生無禮！俺饒放你去，你反拉我不放。說欺負你，俺就欺負你，待怎麼！」說著，揚手就是一掌打來。年少之人微微一笑，將掌接住往懷裡一帶，又往外一揉。只聽「咕咚」一聲，史雲仰面栽倒在地，心中暗道：「好大力量！倒要留神。」急忙起來，復又動手。只見張立出來勸道：「不要如此，有話慢說。」問了原由，便對年幼的道：「老弟休要錯會了意。這真不是酒肆飯鋪。這些鄉親俱是給老漢賀喜來的。老弟如要吃酒，何妨請進，待老漢奉敬三杯。」年幼的聽見了酒，便喜笑顏開的道：「請問老丈貴姓。」張立答了姓名，他又問史雲。史雲答道：「俺史雲。你待怎麼？」年幼的道：「史雲大哥恕小弟莽撞，休要見怪。」說罷，一揖到地。

未知如何，下回分曉。